

宋

書

三十



宋書

列傳十四卷之十七卷

列傳第十四



宋書五十四

臣沈約新撰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故稱字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閭散騎常侍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

宋書傳十四

一

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高祖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恭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豐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爲不剋高祖亦謂爲然虞嘯父爲征東將軍會稽內史季恭初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內史使齋封板拜授季恭相值季恭便舟夜還至即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即

便入郡嘯父本為相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  
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季恭到  
任務存治實救止浮華前翦罰遊惰由是寇盜  
衰止境內肅清徵為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  
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從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  
出為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  
羽神為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  
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  
八年復督五郡諸軍征虜會稽內史脩飾學校

宋傳十四

二

計課調習十年復為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  
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  
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  
是歲高祖北伐季恭未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  
後將軍從平關洛高祖為相國又隨府遷宋臺  
初建命書以為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受  
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  
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  
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永初三年薨

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子生歷顯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第駕部  
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元嘉二十七  
年卒官第靈符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  
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中  
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人爲丹陽尹山陰縣土  
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  
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太宰江  
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脩本有國所同土箸之  
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從居他縣尋山陰  
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  
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  
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  
書王瓌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議曰富戶  
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耳宇䟽  
臯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  
具生計旣完畚功自息宜募亡叛通郵及與樂田  
者其往經割須粗脩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

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敞却顯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養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竝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徙其所樂開宥遭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剪荆棘率

課窮之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上違議從其徙民竝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為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野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舍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慙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脩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讒構遣鞭殺之二子

湛之淵之於都賜死太宗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聖王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免棄市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起家楚臺美常博士遭母憂服闋右將軍何無忌前將軍諸葛長民俱板爲參軍並不就除臨安令劉穆之舉爲高祖鎮軍參軍庫部郎永世令復爲高祖太尉參軍轉壽陽丹陽丞帝景平二年入爲尚書右丞



轉左丞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  
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  
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  
黃門侍郎善弄其恭恭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  
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  
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  
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  
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  
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  
昔龔遂待民於亂編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  
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謂單身逃役便爲  
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其多旣憚重負各爲身  
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  
謹惜旣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  
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  
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  
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  
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由此此

制得停玄保在郡一年為廷尉數月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入為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又徙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官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尋加光祿大夫及世祖入

討朝野多南奔劬集羣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戰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以死奉朝劬乃解世祖即位以為散騎常侍領崇憲衛尉尋遷金紫光祿大夫又以謹敬見知賜賚甚厚大明初進位光祿大夫五年遷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八年卒時年九十四諡曰定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玄保嘗云此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

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殫之明以此上  
負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竝賜名曰咸曰粲謂  
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既  
善其末而何尚之亦雅好其吳郡褚胤年七歲入  
高品及長冠經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  
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其之妙超古冠今魏  
準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  
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  
希字泰聞少有才氣大明初爲尚書左丞時楊

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  
俗相因替而不奉焮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  
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  
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治之深弊爲政所  
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  
占山護澤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  
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  
封水漸深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  
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焮

燠種養竹木雜果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鱸  
紫魚場常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  
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  
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  
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薄若先已占山不得  
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  
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  
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益州刺史劉瑀  
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

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  
瑀出爲益州奪主人妻爲妾宏使羊希彈之瑀  
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  
瑀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  
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大  
明末爲始安王子直征虜司馬黃門郎御史中  
丞泰始三年出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  
女夫鎮比中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  
守太宗不許又請爲東莞太守希旣到鎮長史

南海太守陸法真喪官希又請惠徵補任詔曰  
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譽備彰歷職徒  
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千上逞欲求訴不已可降  
號橫野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事在  
鄧琬傳太宗以萬周爲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  
權行廣州事希既至而萬周等竝有異圖希誅  
之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  
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攻州  
希遣平越長史鄒琰於朝亭拒戰軍敗見殺思道  
進攻州城司馬鄒嗣之拒之西門戰敗又死希踰  
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府參軍鄒曼率數十人襲  
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敵又敗東莞太守蕭惠徵率  
郡文武千餘人攻思道戰敗又見殺時龍驤將軍  
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思道定之贈希輔國將  
軍惠徵中書郎嗣之越騎校尉希子崇字伯遠  
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  
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  
船致之於是進路父葬畢不勝哀卒

沈曇慶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  
負外散騎侍郎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誅  
焉曇慶初辟主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義  
欣後軍鎮軍主簿遭母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  
葛闡之公解言上服釋復爲主簿義欣又請爲  
鎮軍記室參軍出爲餘杭令遷司徒主簿江夏  
王義恭太尉錄事參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  
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  
不行領本邑中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王  
濬衛軍長史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劭遣曇慶還東  
募人安東將軍隨王誕收付永興縣獄久之被原  
世祖踐阼除東海王曄撫軍長史入爲尚書吏部  
郎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長史南東海太守左衛將  
軍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諸軍事輔國將  
軍徐州刺史時殿中負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  
城本僮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奏記十卷敘  
符氏僭僞本末其書傳於世明年復徵爲左衛  
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三年遷祠部尚書

其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本官曇慶謹實清  
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政  
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史臣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  
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氏  
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  
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于  
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  
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  
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淮  
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民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  
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二  
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息育  
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  
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  
腴上地畝直一金鄩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  
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何八  
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

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  
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糶  
賤則糶苦饑季糶貴糶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  
於漢世元嘉十三季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  
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  
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救同往困而救非替主  
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  
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季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  
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列傳第十四

宋書五十四



列傳第十五

宋書五十五

臣沈約

新撰

臧燾

徐廣

傳隆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孝武帝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亮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明教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

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  
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  
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  
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  
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禴之義顯繫  
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  
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  
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  
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服闋除  
臨沂令義旗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  
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熹書  
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門之內清風輟  
響音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  
事深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  
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  
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  
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間非唯志  
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參高

祖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部改掌祠部襲  
封高陵侯時太廟鷓尾災壽謂著作郎徐廣  
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相僖也今征西  
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  
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  
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  
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  
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禮以求中者  
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  
以至祖考五廟皆日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  
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然後祭之  
此宗廟之次親踈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  
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  
二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  
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  
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  
者其義彌踈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  
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

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去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  
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  
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  
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  
是以秦始皇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  
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  
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  
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旣遷太祖始  
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  
爲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旣足太  
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  
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  
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  
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  
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

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  
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  
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  
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  
四府諸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  
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  
是同若宣皇旣居群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  
大晉殷祭長無太乙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  
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  
篤而靈厲之諡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  
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  
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  
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  
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  
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  
多從壽議音未施行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  
騎中軍太尉詔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  
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摠留府事義

燮十四季除侍中元燮元季以脚疾去職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第星蔬滄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季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其季卒時季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長子邃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長子諶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諶之弟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季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詞韻銓序兼有理證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爲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子夤尚書主客郎徐羨之征西功曹爲攸之盡節事在攸之傳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譽太宗世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徽中爲左

民尚書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積弩將軍元  
嘉二十七年領軍於盱眙為索虜所破見殺追  
贈通直郎綽子煥順帝昇明中為武昌太守沈  
攸之攻郢城煥棄郡赴之攸之敗伏誅傳僧祐祖  
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征虜將軍南  
譙太守太常卿子邵貞外散騎侍郎妻熹女也  
生僧祐有吏才再為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  
長莫及亦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

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  
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州辟廣從事西曹又譙王  
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  
祕書郎校書秘閣增置職僚轉貞外散騎侍  
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為祠部  
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  
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  
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  
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

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  
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季  
服從其議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  
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  
廣常為愧恨焉元顯引為中軍參軍遷領軍長  
史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高  
祖使撰軍服儀注乃除鎮軍咨議參軍領記室  
封樂成縣五等侯轉負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  
二季尚書奏曰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

顯於晉鄭陽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晉  
祀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  
玄風聖迹倏為疇古臣等參詳宜敷著作郎  
徐廣撰成國史詔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  
策空流風緬代永貽將來者也便敕撰集六  
季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負  
常侍時有風雹為災廣獻書高祖曰風雹  
變未必為灾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已所以  
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



未忘思竭塵露率誠干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史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忭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皆如故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歔歔永初元年詔曰秘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

邑徒增替念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  
舊懷遠每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  
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許  
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元嘉二年卒  
時年七十四荅禮問百餘條用於今世廣子豁  
在良吏傳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  
曾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  
單貧有學行不好交游義熙初年四十始為孟

昶建威將軍負外散騎侍郎坐辭兼免復為會  
稽征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厯止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事中尚書僕射丹陽  
尹徐羨之置威府以為錄事參軍尋轉尚書祠  
部郎丹陽丞入為尚書左右丞以族弟亮為僕  
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羨我真  
車騎咨議參軍出補山陰令太祖元嘉初除司  
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  
體轉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

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  
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律之興  
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  
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  
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  
痛深固無讎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  
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  
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日磔之孫砥鋒挺錐  
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旌侯何得流名

百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  
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莽  
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  
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  
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  
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  
愧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  
絕事理固然也從之又出爲義與太守在郡  
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正直受節儉對人未

至忝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  
禮論付隆使下意降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  
訓孤陋閭閻面墻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有  
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  
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  
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  
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  
也其樂之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  
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  
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  
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  
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  
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  
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  
聞人二戴俱事丘蒼者俄已分異盧植鄭玄  
皆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  
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  
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

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  
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  
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三禮而伯夷未登微  
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  
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  
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  
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茫浪伏用竦赧明  
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  
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

二十八卒時年八十三

史臣曰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  
飾智風起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  
至之偏道漢世登士閭黨爲先崇本務學不  
尚淫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蔑贏金於是  
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  
居一旦成市黌舍暫是啓著錄或至萬人是故仕  
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  
棄章句八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

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  
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  
己崇詭遇之巧速鄙稅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筭  
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  
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  
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  
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  
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  
旗敬言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  
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耒之前覩  
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傅隆裴松之何承  
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  
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  
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  
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  
行於世云

列傳第十六

宋書五十六

謝瞻

臣沈

約

新撰

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爲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祕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尋爲高祖鎮軍琅琊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

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  
過災生其應無遠時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  
陳高祖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大  
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  
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  
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  
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摠  
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  
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  
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  
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  
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  
厲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  
采之姿與族叔昆弟靈運相抗靈運父奂無才  
能爲祕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  
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  
晦曜以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使商較  
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亡談者亦牙有同異



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疇字宣鑄幼有誅  
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清河  
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密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  
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微踐過甚一  
家尊卑感矚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  
者十餘年初為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  
我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不  
就徐羊之請為司空長史黃門郎元嘉三年從  
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早卒  
無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  
殿光祿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我解音律  
能彊其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  
侍輕之尉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  
涖範 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  
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為錢則  
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晨自務穀工自  
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

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  
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  
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  
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  
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  
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  
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  
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  
漢末是也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  
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  
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  
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  
坐而饑因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  
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蓋之必  
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  
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季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  
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  
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

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  
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  
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勲不如  
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  
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  
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  
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  
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股阜幾乎家  
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  
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  
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  
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  
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  
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立又議復肉刑  
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  
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  
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  
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墮憲網若三千行於叔

世必首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  
采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  
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  
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  
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  
厥中者也兵荒後羅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  
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  
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  
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  
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  
盂有銘葦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  
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  
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  
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  
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  
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  
貴獻管穴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  
不見知遷楚臺貝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

闕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  
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  
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  
史所居著績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  
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  
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  
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  
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  
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  
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  
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  
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  
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  
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  
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  
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  
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  
以因循舊貫易簡之也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

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整屢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寔爲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旣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止用鎧而已至於袍襖兩褱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又晝以禦寒夜以寢卧曾未周年便自敗

裂每絲絲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勳賞  
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難貴官庫  
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  
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  
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  
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  
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  
口之外皆爲說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  
之單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  
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  
心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  
西軍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  
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  
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季爲  
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  
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  
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  
其類臣以今日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

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伺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  
驅遣命去何人罵詈言收捕諮審欲錄每有公事  
臣常慮有紛紛語令勿謂而何人獨罵不止臣  
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  
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王力  
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  
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勅下人一不得  
鬪凶勢輒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錄  
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  
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  
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紛若此或云羨之不  
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  
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  
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  
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  
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  
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  
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為篡奪之主縱不糾問



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  
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  
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  
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  
史琳之弟璩之為治中美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  
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  
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  
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  
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  
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  
五十五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  
從事史邈子覬別有傳覬弟道存世祖大明中  
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顛前軍長史南郡太  
守晉安王子勳建偽號為侍中行雍州事事敗  
自殺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衣貨以通幣食為民  
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  
未離情嗜踈寡奉牛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

穉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極逸  
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  
變隆敞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  
事逸末業流而漫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  
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  
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  
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饑凶又減田家  
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  
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  
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  
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  
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  
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  
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  
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  
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  
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  
圜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

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  
觀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  
可然乎

列傳第十六

宋書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宋書五十六

何然乎

賭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  
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

列傳第十七

宋書五十七

目沈

約

新撰

蔡廓

子興宗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也曾祖謨晉司徒  
祖系撫軍長史父絀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  
書二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晉議  
復肉刑廓上議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  
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  
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  
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  
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  
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  
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  
無爲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  
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後不足止其姦況乎黥  
劓且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  
益至王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王殺  
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

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伊周雖  
閉不足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  
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  
體今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  
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商飆而知懼威惠  
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遷司徒主  
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司  
徒屬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及  
高祖領兗州廓爲別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  
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  
至孝三年不擲沐殆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板  
爲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  
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  
情莫此爲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使  
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  
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  
准之坐不糾免官高祖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  
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

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  
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時  
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  
曰揚州自應箸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  
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  
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  
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  
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法式乾殿集諸皇子  
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文太

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  
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  
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  
中蔡公為司徒司馬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錄朝政  
蔡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  
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  
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答  
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  
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

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  
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  
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今在驃  
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  
充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後潘正叔奏  
公羊事云時三錄梁王彤爲衛將軍署在太尉  
隴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太元初賀新宮成  
司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  
帝爲太子止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

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爲  
首時三東亭爲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  
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其云上出  
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  
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黃門郎  
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  
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  
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  
通蓋書家旨跡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

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  
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去曾祖與簡文對  
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  
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  
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  
秦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  
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  
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  
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摠方伯而位次  
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遷司徒左長史  
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此地傅隆  
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  
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  
委蔡孟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  
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  
羨之小字也選案其與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  
名故廓去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  
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今



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  
前亮將進路詎廓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  
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  
將可得邪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  
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  
轉背便責惡於人及太祖即位謝晦將之荊州  
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  
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  
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

自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每  
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  
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  
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  
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  
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  
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

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  
歲白母且家由來曲是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  
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  
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以業尚  
素立見稱初為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  
舍人南平穆王冠軍武昌太守又為太子  
洗馬義陽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  
中王僧綽並與興宗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  
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為

司空何尚之長史又遷太子中庶子世祖踐阼  
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為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轉游擊將軍俄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  
患上謂興宗曰卿註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  
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為中  
庶子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  
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為逆事平興  
宗奉旨慰勞州別加馬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  
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

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錄  
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與宗在直請急詣  
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  
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兗州事還為廷尉卿有解  
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  
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與宗議曰若坦  
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生自猶應蒙宥令孫  
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  
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即應聞啓

苟臧積年發因私怨况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  
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  
十二人事未洗正敕以當訊權繫尚方興宗以  
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繫尚方於事為  
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  
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  
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  
加執啓事悉見從出為東陽太守遷安陸王子  
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

為左民尚書頃之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  
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  
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嫌尚書僕射顏師伯謂議  
曹郎王軌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軌  
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  
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  
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太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  
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  
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  
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  
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  
色自若了無哀兒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  
而有嘉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  
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錄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  
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  
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  
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  
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

素性恒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季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陳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章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常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唯阿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爲降貶若

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  
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授  
者那常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那常中  
庶百日令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  
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中旨  
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  
興等出興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  
爲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  
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  
怒上表曰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  
無取裁 若乃結黨連羣譏訐互起街談巷議  
罔顧聽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  
祕書監臣或曰表父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  
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雖臣駑劣府  
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爲屈後京郡本以爲祿不  
計戶之少多過缺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  
滯府累朝志陳危苦內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

球昔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  
吳郡太守興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鴻渥含省  
恕其不閑改任大都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  
違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尚吳興太守休若並  
國之茂戚曾衛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撫莅而  
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逮佐北藩尤無欣荷御史  
中丞永昔歲餘愆從恩今授光祿勳臣淹雖曰  
代臣累經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  
史孔覲前除右衛尋從今職回換之宜不爲乃  
少竊外談謂或等咸爲失分又聞興宗躬自怨  
懟與尚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苦臣雖不見  
所聞不虛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  
三朝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  
致茲紛紜伏增慙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  
虧正道塵穢盛猷伏願聖聽賜垂覽察詔曰大  
宰表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列而  
在朝倭競驅扇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  
化公體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外詳議義恭

因使尚書令抑元景奏曰臣義恭表詔書如右  
攝曹辨覈尚書表愍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  
顏師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  
仍出疏見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  
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今牒數之  
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  
衰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更量出內之宜  
芻蕘管見願在聞徹選令文宣傳密事故因附  
上聞亦外人言此令辭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

尚書表愍孫論選事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  
尚書疏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  
阼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  
恨少使咨事便啓錄公又謝莊時未老其疾  
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謂宜中書令才望  
爲允又孔覲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即復  
回改於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  
地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罪依其望復門下  
一人張淹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屢經愆黜



事亦已久謂應祕書監帶授興宗手跡數紙文  
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敷辨愍孫任居官人職  
掌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  
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末出端還爲矛楯臣聞  
九官成讓虞風垂則非主怨時漢罪夙斷況義  
爲身發言謗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  
謬上延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淪請解興宗新  
附官須事御收付延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  
官詔曰興宗首亂朝典允當明憲以其替經近

侍未忍書法可令思愆遠封愍孫竊評自己委  
咎物議可以子領職除興宗新昌太守郡屬交  
州朝廷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  
爲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  
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  
被徙論者並云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  
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義由此  
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復  
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輔國將軍南

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共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表顛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事覲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

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於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謚即位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

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  
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  
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唯身  
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  
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  
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不佐賢府蒙眷異常故  
敢盡言願公思爲其計慶之曰僕皆前慮不復  
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  
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

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  
免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  
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  
舊部曲布在宮省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  
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誰敢不從且  
公門徒義附竝三具勇士宅內奴僮人有數百  
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  
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  
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

書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事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若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

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喧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興宗故郡民也為玄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此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謨大息深怨啓留五百人巖山營募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喚還城巖兵在中堂興

宗勸以此衆舉事曰當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爲  
朝廷唱始事便立剋領軍雖復失脚自可乘輦  
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  
立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  
言太宗踐祚立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章  
布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葢無一言相扣發者  
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  
事難行爾季產言亦何益立謨有慙色右衛將  
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  
著作佐郎江敷宅與宗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  
與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  
指與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歐  
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  
孫等咸見陵曳唯與宗得免頃之太宗定大事  
是夜廢帝橫尸在大監閤口與宗謂尚書右僕  
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  
粗足若旨如此四海必將聚人時諸方並舉兵  
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

應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  
敗興宗口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  
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  
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  
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  
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加游擊將軍  
宋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又領兗州大中  
正太宗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  
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  
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  
情更安以此十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  
事後猶羊公言旣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  
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  
言赭圻平函送袁顛首勅從登高掖門樓觀之  
興宗漼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  
食邑五百戶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戶  
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  
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旣平琰嬰城固守上使

中書爲詔譬瑛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瑛思過之  
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弘慰今直中書爲  
詔彼必疑謂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  
瑛得詔譎劉勔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  
歸順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  
順天始元年冬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  
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蒞  
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  
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叛臣覺重必宜  
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況安都外據疆地  
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  
盱食之憂彭城險固兵強將勇圍之旣難攻不  
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爲朝廷憂之時張  
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  
取索虜水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  
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上在乾明  
欲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  
所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春

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  
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爲咨議參軍初  
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  
號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  
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值  
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  
女穉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  
柩家累令得東還在任三年遷鎮東將軍會稽  
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

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鼓吹一部會稽多  
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  
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  
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在所大爲民患子息  
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解  
遣雜役竝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  
行之禮儀甚整先是永嘉中羊玄保爲郡亦行鄉  
射太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  
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使



持節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  
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璽劔二  
十人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  
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  
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  
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  
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  
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  
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

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隆等以  
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興  
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  
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  
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  
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  
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  
甥袁顛始生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顛母

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啓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顛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久適豕北地傅隆與廓相善興宗脩父友劬奏豫元年慶

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䟽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勲亮帷幄錫珪分壤寔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存沒廉槩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劬以式卜曰亥年

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祿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文集傳於世景玄雅有父風為中書郎晉陵太守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二廿

六四

列傳第十七

宋書五十七



西華... 宋書... 蔡廓... 文集傳... 中書郎... 晉陵太守... 太尉... 從事中郎... 昇明末卒... 史臣曰... 世重清談... 士推素論... 蔡廓雖業力弘正... 而年位未高... 一世名臣... 風格皆出其下... 及其固辭銓衡... 恥為志屈... 豈不知選錄同體... 義無偏斷乎... 良以主闇時難... 不欲居通塞之任也... 遠矣哉



